

陕西考古博物馆空间展陈设计及数字技术应用与探索

刘嘉萱

西安美术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摘要：陕西考古博物馆是中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其定位于“集科研、公众教育和社会服务为一体的，重点展示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发展的全国乃至全世界专题性博物馆”。因该博物馆的特殊性、典型性以及建成较晚的可塑性较强，可以通过探讨该考古学专题性博物馆的空间、展陈设计、数字技术的应用及馆内的服务设施对于文化传播、公众教育的优势及缺点，为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完善及其他地区考古学专题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陕西考古博物馆；空间展陈设计；数字技术；考古成果

DOI：10.64216/3080-1516.25.12.063

引言

陕西考古博物馆从2012年开始筹建，到2022年4月28日正式开放。该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文苑南路与终南大道交汇处东北侧，南依秦岭，东临香积寺，整体地形呈三角形。该博物馆隶属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依托于研究所近60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和20余万件文物藏品而建，是院馆一体、科研与展示相结合、“一馆四中心”的中国首座考古专题类博物馆。考古专题类博物馆在我国作为一个较为新兴的博物馆业态，其定义与建设尚未健全，需要逐步完善。目前学界对考古博物馆并未统一的定论，通常是指专门收藏、展示考古学藏品的博物馆，并认为考古博物馆的建立需要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考古学藏品体系的建立；第二个是考古收藏机构公共性的确立；第三个是考古博物馆基本职能的发挥。即考古收藏机构以考古藏品为基础，开展研究、展示、教育等基本的博物馆业务工作。而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建成及后期的逐步完善既体现了考古专题类博物馆基本概念的同时又为其他地区考古专题博物馆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可取的范式。笔者依据前人研究、实地考察进行资料采集的手段，从陕西考古博物馆的空间与展陈设计、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服务设施三方面，对陕西考古博物的优点及不足进行研究，意在为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完善及其他地区考古博物馆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1 陕西考古博物馆空间与展陈设计

陕西考古博物馆采用唐风建筑、园林化设计，与香积寺和秦岭生态区融为一体。该博物馆的建筑规划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中轴对称、主从有序、动静协调的布局方式，在室外园林中还突出了考古博物馆田野调查的考古学特征。较具巧思的是陕西考古博物馆主楼正前方

的“考古桥”，“考古桥”上镌刻了陕西考古最具代表性的24个重要事件或考古发现，观者从“考古桥”走向博物馆主楼有一种串联时空之感。

陕西考古博物馆以“考古圣地，华章陕西”为主题，展出文物有4891余件，目前的临时展厅是“华彩出尘，素壁生辉——陕西出土古代壁画展”。该博物馆的常设展有三层，第一层是考古历程篇及文化谱系篇，第二层是考古发现篇一，第三层是考古发现篇二及文保科技篇。常设展中的展出文物皆为陕西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文物来源单一，出土信息明确详实，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文物名牌板介绍了文物名称及其英文翻译、年代、发掘时间、出土地点和文物的材质，有的还饰有文物的白描线图和文物的文字描述。此外，陕西考古博物文化谱系篇及考古发现篇一、二和临展壁画篇中运用综合性博物馆中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展陈文物的方式，这方面与综合性历史博物馆无法进行区分。但在其考古历程篇及文保科技篇中凸显了考古博物馆的“考古学”特征。考古历程篇展厅中以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的《考古图》展开中国考古学历程的开始，主要讲述了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这两种考古学方法，具有较强的学科性、专题性及科学性。在文保科技篇展厅中，展示了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主要包括青铜器、瓷器、织锦、壁画等文物的修复、考古遗址的复原及文物的实体复原模型等，体现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与科技相结合的情况及进展。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前人研究认为陕西考古博物馆在空间和展陈设计中有可取之处的同时亦有可完善之处。其可取之处有以下七点，第一是陕西考古博物馆在大的空间上将陕西考古博物馆与陕西考古研究院相结合，使考古与文博相结合，促进了交叉学科的发展；第二是博物馆主楼内的陈列展厅与室外“考古桥”“田野考古展示区”等相辅相成，使公众在参观学习时更容易

进入“考古学”的氛围中。第三是博物馆主楼第一个展厅便是“考古历程篇”，让公众最开始吸收的知识便是具有“考古”特征的，使公众了解考古的定义、方法和发展，以“考古”的视角去看待文物。并且将“文保科技篇”设为最后一个展厅，缓解公众视觉疲劳的同时加强考古学在其脑海中的印象。第四是陕西考古博物馆展陈的打光较为舒适且利于公众对文物的拍照记录。第五是文物的名牌板内容介绍较为全面，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且文物名称中英文对照。第六是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厅中常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按照器物组合的形式进行展陈，易于观者对考古遗址了解的更整合且全面。第七是陕西考古博物馆在文物展陈中加入了场景复原、遗址打包、文物复原等冲击观众视觉、触觉的展陈事物，增强了观众与文物和考古之间的链接。对于陕西考古博物馆尚可完善的地方，笔者提出一下五点：（一）对于博物馆的“考古”专题性应更为突出，应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综合性博物馆的展陈有所区分和侧重，例如可将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将其被发现、发掘过程、出土文物资料整合等按照考古发掘的过程进行一条线的展览，包括学者对该考古发现的相关研究及对其出土文物的保护性开发利用等，让公众对“考古学”更详细的了解。

（二）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临展亦应体现“考古”的特征，可以围绕“每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类似的专题进行，推出每年最新考古发现或考古热点。（三）陕西考古博物馆所在位置交通不便，参观者大多为西安本地人，可通过增强文创产品的更新，扩大文创产品占地，吸引更多的公众知晓和参观该博物馆。（四）陕西考古博物馆依托于陕西考古研究院而建，具有丰富的馆藏，应定期的更换展出文物，使更多的文物进入大众视野，为人民所共享。（五）目前大众对“考古”的好奇心和热情普遍来源还是“盗墓”题材的电视剧、电影，陕西考古博物馆应明确且多次的指出“盗墓”与“考古”的不同，“盗墓”是违反法律且损害文物和文化自信的，“考古”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对文物是保护性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

2 陕西考古博物馆数字技术的应用

数字技术可以给观众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展示服务，提高博物馆吸引力的同时还扩大了观众的辐射面积。陕西考古博物馆因其建设年代较晚，运用的数字技术手段较为丰富，是该博物馆的一大特点。

从线上数字技术来看，笔者认为陕西考古博物馆做的尚未完善，目前大众所熟知的渠道一为微信公众号，二为博物馆官网。其中微信公众号只满足了线上约票的需求，其发布的博物馆咨询对大众吸引力极低，而博物

馆官网虽将陕西考古研究院与陕西考古博物馆相连接，但陕西考古博物馆部分尚未建设好（如图1）。



图1 陕西考古博物馆官网截图 来源于 shxkgy.cn

从线下数字技术应用中可以看到，陕西考古博物馆在展陈设计、文物讲解方面都应用了数字技术。在展陈设计中，主要应用三维投影、虚拟投屏、数字互动屏（如图2）这三种形式，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文保科技篇”展厅中的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的三维投影（如图3）。在文物讲解中，主要应用智能设备与AR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智能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子眼镜、耳机等，这种将数字技术与文物讲解相结合的讲解方式目前较为受大众所喜爱，尤其适用于好奇心较重、精力较为旺盛但专注度不强的学生。



图2 陕西考古博物馆中的虚拟投屏与数字互动屏 笔者自摄（上）

图3 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的三维投屏 笔者自摄（下）

陕西考古博物馆对数字技术应用的丰富性与成效性，体现了数字技术与文博结合的重要性，这种大势所趋是不可变的。在此过程中，也应考虑老年人及特殊人群的体验感，例如数字互动屏中文字是否可以放大，便于老年人阅览观看。智能设备讲解器是否可以安排专门的人员对老年人进行应用上的指导。再例如，数字技术的互动设备是否可以调节其高低，在可行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形成多感官的交互，笔者认为这都是细节处可以调整完善的。

3 陕西考古博物馆服务设施

陕西考古博物馆具有教育功用的同时，也应考虑公众多样性及公众参观时的便利性和舒适性。在公众舒适度和便捷性方面，陕西考古博物馆供观众休息的座位较多且位置安排适宜得当。同时还考虑到观众电子设备充电的问题，在座位边上设置有插座，在观众休息的同时还满足了电子设备充电的需求。此外，卫生间的标识清晰且具有博物馆的特点，在卫生间的旁边还设置了母婴室。展厅人行通道空间及展厅外人行通道空间普遍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人们通行拥堵的几率。在笔者考察时，亦发现了服务设施待完善的方面，首先是扶梯方向的安排，陕西考古博物的扶梯方向每到一层都是相反的，不管是上行或者下行，每到一层都需要绕一圈才可以继续向上或向下通行。笔者建议将扶梯方向调整成上行在一侧，下行在一侧，既便于大众的通行又减少大众行走的路程距离。其次是陕西考古博物馆指示牌的问题，虽然陕西考古博物馆格局较为简单，但对于第一次参观的观者而言是不熟悉的，因此应增加指示牌进行导引。最后是有关特殊人群服务设施的问题，笔者在陕西考古博物馆中极少发现便于特殊人群的设施安排和规章制度，笔者认为这是各大博物馆中普遍缺少的，应积极主动的进行完善改进。

4 总结

陕西考古博物馆作为全国第一座考古专题性博物馆，其展陈主题围绕“考古”进行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综合性的历史博物馆，但应依旧根据“考古”的

学科性质完善当前的展陈设计，让公众可以更详细、真切的了解到“考古”是什么，“考古”怎么做以及“考古”的价值和意义，区别且强调“考古”与“盗墓”的不同，改变大众的错误认知。同时，陕西考古博物馆应尽快完善线上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线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中，陕西考古博物馆对于其他博物馆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细节上也应关照人群的多样性进行完善。在服务设施方面，基本健全，应多关照特殊人群的需求，进行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博物馆是集教育功能、社会服务、文物收藏等功能为一身的，而陕西考古博物馆在坚持“考古”这一主题中，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才能更好的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和期待，更好的为之后其他地区考古博物馆建设提供指导借鉴。

参考文献

- [1] 孙周勇. 鉴往知来踏上考古新征程——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六十年[J]. 考古与文物, 2018, (05): 3-9.
- [2] 高义夫, 徐婧.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定义、类型与特点[J]. 博物院, 2022, (03): 18-25.
- [3] 雷宇. 对考古博物馆内容的思考——以陕西考古博物馆为例[J]. 中国拍卖, 2023, (01): 56-59.
- [4] 孙伟刚. 陕西考古博物馆陈列展示的实践与探索[J]. 博物院, 2023, (05): 28-35.
- [5] 冯子潭. 考古博物馆陈列展览策划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 2023. DOI: 10. 27035/d. cnki. ggxm. 2023. 000 603.
- [6] 张译丹, 张昊. 陕西考古博物馆空间与数字化创意设计运用研究[J]. 雕塑, 2024, (05): 62-63.
- [7] 纪倩男, 王婧怡. 数字技术在展陈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墓为例[J]. 东方收藏, 2024, (04): 33-35.

作者简介：刘嘉萱（2002.11—），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在读，西安美术学院，研究方向：周秦汉唐美术考古研究。